

我一次无心之失，伤害了一个中学女生。我甚至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失。她是小年的同学，看到我，摘下口罩，露出腼腆的笑容，跟我打招呼。我定睛一看，脱口而出：“你有张口呼吸的问题，来，我告诉你怎么解决……”

故事要从很久之前说起：小年二三年级，我无意中发现她有龅牙而且睡觉偶然打呼噜，大家都说：不要紧，换完乳牙矫正就好。我还是不放心，带去口腔医院看了看。人家说矫正太早，但建议我去耳鼻喉科看看。

耳鼻喉医生直接说：腺样体面容，有张口呼吸的习惯吧？不纠正以后会得鼾症的。

我大吃一惊。我舅舅就有鼾症，晚上鼾声震天，还会呼吸暂停，医生说很容易猝死。最后我们家买了一台两万多

元的呼吸机送给他。已知后果如此严重，我哪里还敢掉以轻心？我买了专业书籍，请教过专科医生，试了各种胶布与训练方式……我用了三四年时间，才成功地让小年闭上嘴。

## 你应该有明月一般的美貌

叶倾城

这过程中，我见过无数本来一脸稚气的小朋友，就因为张嘴呼吸，渐渐有了越来越丑的面容，而且出现了驼背、咽喉炎、胃炎等很多问题。我恍悟为何所有修行训练都要从呼吸开始，这小中又小，其实是重中之重，一吐一呼之间，天地之气出入。

我很自然地，变成一个碎嘴阿姨：年轻朋友晋级成了新妈妈，我反复叮嘱她要注意孩子的呼吸习

惯；路遇纳威式的陌生小孩，我大为踌躇：家长在哪里？我一定要提醒他。

所以，当我遇到小年的同学时，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说错了。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那女生受到了很大伤害。

她事后哭了好久，一边哭一边跟小年说：我不喜欢很不喜欢你妈妈。她干嘛要那么说我？就算我丑，关她什么事？

我能理解她的愤怒，她听见了“问题”两个字，是迎面而来的寒风，简直像刀声霍霍，她本能地闪躲，但还是遍体鳞伤。她整个人都被否定了，伤到了骨子里。

而我……无限抱歉。是的，我冒昧了。

时光之舟桨橹轻摇。此书的写作，应是一个“意外”。《杨树浦文艺》杂志辟有一个专门记叙大杨浦今昔的栏目“杨浦人文”。编辑多次邀约写作“我和杨浦”的故事。虽然答应了，却迟迟没有动笔。琐事缠身固然是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此类题材的写作，我的情感需要沉淀与“唤醒”。直到近年才正式开笔以“杨浦履痕”为专栏主题，陆续撰写了18篇系列文章，其中“从杨树浦到十六铺，时空轮回承载着一个少年绵延的城市记忆”一章，还被“学习强国”转载。

本书便是在连载稿件的基础上，改写并配上相关照片资料后完成的。为适应新媒体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惯，结合书稿的内容，我将东方电视台、教育电视台、《新民晚报》为我拍摄的4个专题片视频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我的录音报道、配乐朗诵2个节目音频的二维码放在书的封底折页，只要扫码就可以收看、收听，让读者在阅读文字的同时在视觉与听觉上亦能同步得到时空的延伸，从而使这本“静止”的纸质书衍生为了一本“有声有色”的立体书，给读者别样的阅读体验。

在电脑上修改、审定全部书稿后，我如释重负。杨浦区原名“杨树浦区”，从小生活在大杨浦的我，整日忙忙碌碌，行色匆匆，始终未能停下脚步，静下心来仔细“打量打量”百年杨树浦这片中国近代工业发源地和上海市中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近年来，随着大杨浦日新月异飞速发展，那些逝去的日子也渐渐幻化为上海这座城市中的微尘，往昔种种记忆便开始在

我的脑海里愈发清晰，最终激发出留住记忆与乡愁的写作冲动。

文字是温润的，饱含个人记忆的文字就是激扬在岁月长河的一朵朵浪花。翻阅21万字的书稿，感觉过早地完成了一部“回忆录”。于我而言，其实这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性“盘点”。在这些篇章中没有任何宏大的叙事，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只是一个上海男人对大上海、大杨浦城区地标的一种私家记忆。作为一种尝试，我试图通过个性化的视角记叙、回望20世纪60年代到今天“一个人”的生活场景和社会图景，运用自己和父母珍藏的家庭档案史料与老照片，让文字与影像交织，透过一张张反映日常生活的老照片，梳理出一个家庭、一个人的“照相”行为所构建起来的社会与历史逻辑，使读者能更直观地读懂一个上海普通家庭弥漫人间烟火气的老照片背后所蕴含的温婉与暖意，为逐渐“冷却”的昨天保温，从个人心灵成长史读出大家共同的记忆和话题。

记忆是人的本能，记录是作家的自觉。历史承载着民族的共同记忆，守护上海这座城市的史实，历史才有深度，而史实就是串起历史的那一粒粒细微水珠。时光的流逝永远都是一条无法“调头”的单行道。回不去的是时光，还能回去的仅是我的绵长记忆。我能做的就是让光阴变成故事，让故事进入历史，最终使历史在文本中回响，传递一种真实可感的城市发展和个人命运的交错与魅力。亦即：一座城，一个人。（本文为《时光——一个人的杨树浦叙事》自序，有删节）

若要回忆童年时的趣事，一定绕不过香烟壳子和糖纸头。在上世纪50年代，抽烟的人很多，当时最大路的香烟是飞鸟牌，经济条件稍好的人抽大前门，而牡丹、双喜、中华等高档烟只是在逢年过节时偶尔露脸。当时的香烟大多是软包装，记得我祖父每抽一包，都会留下烟壳，把它们放在厚厚的书中压平，权作草稿纸用，为了不撕破烟壳，他总是用一把尖头小刀小心翼翼地把两侧有胶水粘着的地方挑开。

祖父是用毛笔写东西的，这些烟壳的纸张大都相当好，他把它们放在书桌的一侧，上面用“镇纸”压着。后来知道我喜欢玩香烟壳子，更是留着给我。

我们小朋友之间又是怎么玩香烟壳子的呢？首先是大家交换，互通有无——比如说，一张大前门可以换两张飞鸟，牡丹、中华的身价就更高了。1959年时上海卷烟厂推出了上海牌香烟，壳子设计得很精美，底色是绿的，外滩的天际线用白色勾出，壳子的宽度较窄，估计是烟的支头较细的缘故。上海牌甫一问世即备受追捧，记得我用了8张大前门才换到一张上海牌的烟壳。

有一次，香烟壳子居然还成了“硬通货”。记得有一位小朋友把家里的一辆两轮

小脚踏车带到学校来，这车的后轮旁边装有两个不着地的小轮，这样，学习骑车的人即使车子倾斜，人也不会摔到。小朋友都很“眼热”，谁都想试一把，车主就宣布：谁给他一张大前门，就可以用在操场上骑车兜一圈！

还有一种玩法叫“刮香烟牌”。一个人把折叠成等腰梯形的香烟壳子放在地上，第二位小朋友拿自己的香烟壳子（也折成等腰梯

## 香烟壳子糖纸头

周炳捷

形）猛击地上那只的边缘，如果力猛势沉，产生的冲击气流就把地上的那只翻转身，就算赢。如果没有翻转，就告负。这个游戏当年也叫“刮棺材板”，一段时间内很流行。

当年，许多小朋友都收集糖纸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吃糖是一大享受，收集包糖纸就成为成本低廉的嗜好了，且以女生为多。1961年，我邻桌的一位女生跟随父母去了香港，上世纪90年代回上海省亲，我们小学同学组织了聚会，饭后，她悄悄地对我说，当年“你寄信给我，夹了两张糖纸头送我，还记得吗？”

青春期是很艰难的。

在最中二的时期，要面临自我认知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落差；

知道的越来越多，能做的还是那么少；

看几本书，觉得打败谁都不在话下，现实生活中，能说服亲妈都做不到——能和亲妈实现“对话”，往往都是不可能的。亲妈理解的交流沟通，就是她乒乓乓说个不停，孩子照章接受。

渴望友谊，但能得到的朋友，无非就是同学、邻居、父母朋友的小孩。

渴望冒险——根本没有机会，能有机会冒险的险全是陷阱。

渴望认识不一样的人——但正如每个人所知，愿意和青春期小孩交往的人里，有不安好心的。

渴望证明自己 and 同龄人不一样——但青春期最大的特征，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不一样”。

如果让我重回青春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走才能走好这一条路。

又要重来一遍：幻想与挫折；梦想与被批评；心有屠龙志与手无缚鸡力……

而我自己，只怕也没法在那个年纪，把对某一件事的批评和我个人的攻击分开来。

说“你这次没考好”，不意味着你“成绩不好”，不意味着“你是坏小孩”，不意味着“我不爱你”。

说“你没有绘画天赋”，不意味着你“不能画

打搅蛋最初是从淮安开始的，在我所玩搅蛋的网络上，搅蛋后面是括号“淮安跑得快”。原来淮安就有电视体育频道每天定时播搅蛋竞赛节目，棋牌类比赛也早已增添了搅蛋项目。现今，搅蛋项目已列入体育竞赛。听说国家体育总局制订搅蛋竞赛规则时，还来淮安征求意见。看来，淮安是搅蛋的发源地。

搅蛋好玩。搅蛋牌局是四人结对竞赛，出牌的先后顺序技巧和队友之间的配合，是输赢制胜的关键所在，搅蛋的最大魅力、最集中的特点在于变化，在于牌际组合间的变数。

搅蛋的玩法，是集中了争上游、升级等多种纸牌游戏的打法，其间还杂有早先麻将中的“百搭”，牌局非常富有娱乐性和刺激性。

搅蛋现在在南京流行之广，实难想象。我每天晚上散步，走过小街角处，路灯之下，原来总有一两盘象棋摆着，现在已经换成了搅蛋牌局。而小牌桌周围，围站着一圈七八个年长者默默地观看，偶尔会因当局者搅出六个乃至七个的大炸弹来，而发出一声声：哦、啊、哈、呀的声响。

写作之余，我多在网上找乐，先是在网上下棋，现在多了一个活动，就是网上玩搅蛋。为排游戏者的层次，也为给游戏添刺激，设了赤脚、穿鞋、单车、三轮车

画”，不意味着“你一无所有”，更不意味着“你将一事无成”。

同样，说“你有张口呼吸的问题”，不意味着你丑，不意味着我不喜欢你，相反——我最喜欢年轻人，我乐意看到你们人人都有明亮的未来，我希望能为你略尽绵薄。

是的，人都不喜欢听批评。你的长辈你的师长如此，我自己也是。新书送

等地上交通工具到天上交通工具的多种等级，我现在的等级已经是星球战舰。

这次到淮安清江浦区采风，到了搅蛋故乡，免不了对这个游戏作一点议论：何谓“搅蛋”？所谓“搅”，于淮安的乡村土话，是早年没有脱粒机时，把收割下来的

麦子往石碾上打麦穗，那动作就称“搅”。乡间有一种鞭炮，往地上一搅就炸响，叫搅炮。而“蛋”就是炸弹，搅蛋中，四张炸，五张的炸，六张的炸，炸越大威力越强，从某种意义上说，炸是硬道理。打炸弹，牌摆下搅得也有力。

录一段民间俗语：搅蛋打得好，说明有头脑；搅蛋打得精，说明思路清；搅蛋不怕炸，说明胆子大；赢了不吱声，说明城府深；输了不投降，竞争能力强；搅蛋算得细，说明懂经济。

在淮安搅蛋，想到搅蛋确与打搅蛋人的心性有关，那么，搅蛋与淮安的关系呢？恍惚间，便浮现出白天参观淮安名人馆时所见的人物形象。韩信用兵的战略与战术能力，连着搅蛋中牌际组合与变化；吴承恩所写《西游记》书中，所表现的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更有玉皇大帝与如来的想象，合着搅蛋中的一个个蛋搅响时的石破天惊，更有四大王集

合的王炸。这才想到，淮安能发明搅蛋，是有着某种必然性的。

人，上写“请指正”，我是否欢迎别人批评？

实话实说，不太欢迎，主要是毫无建设性，比如你说“妈味太重”——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将如何改正。这一类批评除了让当事人不舒服之外，别无意义。

但我也也不想听无谓的赞美。

《红楼梦》中南安太妃给贾母庆寿，见到大观园中诸姐妹，“夸赞不绝”。

太妃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宝钗，问几岁了，又连连夸赞。因又松了他两个，又拉着黛玉宝琴，也着实细看，极夸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叫我夸那（哪）一个的是。”——其实都是好的，和都是不好的，是一样的。

欧美人最擅长这种好话，还都说炸裂的、全方位

的好话。外国老师给学生打评语，至少是Excellent, Amazing，如果说个Great，那就是批评，说Good，完，你很差。

然而，真诚的、有建设性的批评，和真诚的、有建设性的赞美一样重要。后者是灯火，前者则是路障，告诉你“前方施工请绕行”。

赞美给你自信，让你更有信心走下去；批评指导你正确的路径，让你走得更正。

而如果有机会，我还想跟那位女生说：你可以不喜欢我，我不是一个重要的、需要被喜欢的人，但我希望，你能改掉这个小毛病，在它影响你的美貌与健康之前。

你应该有明月一般的美貌，有长江一般源源不断的健康，才不辜负你对自己的爱。

前几天，相约几位朋友，到鲁迅公园赏樱。大家在樱花树下，摆着各种姿势拍照，夸赞这里的樱花漂亮。

每年三四月，是上海樱花盛开的季节。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上海是很难看到樱花的。

樱花是日本国花。1984年9月，来自日本的47个都道府县政府的220个团体、单位的3017人组成的日本青年代表团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举行中日青年联欢活动。我有幸参加了在鲁迅公园（当时叫虹口公园）举行的联欢活动，并同日本青年在公园内一起种下了见证中日友好的百余棵樱花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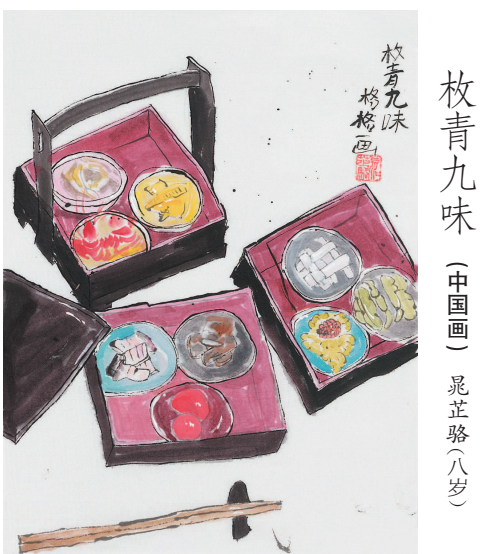
参加植树的上海青年都经过了一番挑选，参加者多为教师、医生、各行各业骨干，以及来自复旦、交大、同济等高校的学生代表。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在虹口区一所学校工作，有幸参加了活动。

当年，鲁迅公园中日青年大联欢，有三大项议程：瞻仰鲁迅先生墓和参观鲁迅先生纪念馆；种下日方带来的樱花小树苗，并为中日友好钟揭幕。种樱花树，选择在公园湖畔南边的越虹桥旁新建的中日友好钟周边的空地上。这片空地原为草坪，为了举行中日青年大联欢，特地在此辟为樱花友谊林。

那天，日本青年瞻仰了鲁迅先生墓并参观了鲁迅先生纪念馆后，便来到这片种树地。此时，一棵棵樱花小树苗已静静堆放在一旁，等待大家去种植。我和几位日本青年你一锹我一铲，把小小的樱花树苗种下去。由于我曾曾在农村劳作过一段时间，对此类农活比较“内行”，日本青年见我很麻利，纷纷来求教，见他们植的树东倒西歪，我又帮着重新挖土，将小树苗扶正种下。

自那以后，每年樱花盛开季节，我都会去看看当年栽种的樱花树。如今这里枝繁叶茂，成了网红打卡点。

37年过去，当年播下的中日友好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枚青九味

（中国画）  
晔芷璐（八岁）

## 鲁迅公园种樱花

龙钢